

西施后传

——西施的最后归宿

田渭法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西施后传

田渭法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960 1/32 印张9 字数95000 印数0001—5000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8-1376-6/I·1249 定 价: 5.00 元

序

刘绍棠

37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梅兰芳曾到北大民主楼礼堂演出京剧《西施》。这是我头一回看见千古第一美人的具体形象。

梅兰芳的唱、念、做、舞，可谓出神入化，精美绝伦。但是，我觉得他扮演的是仙女、贵人、千金小姐或大家闺秀，而不是浙江诸暨县（市）苎萝山下苎萝村的村女。

西施美名，我自幼小便如雷贯耳，那是从说书艺人嘴上讨来的学问。说书艺人形容她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说得细致一点儿，也只是“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细腰赛笔管”，仍然过于抽象，像个没有血肉和动感的绢人或彩塑。于是，我以自己的见识和想象力，构思和塑造了一个我自己心目中的西施。

我至今认定，西施即便美得空前绝后，但她终归是柴禾妞子（农村少女）出身，身上必有乡土色彩。史传她到溪边浣纱，可见家里并非财主富户。因此，她不是大雅之堂的温室花朵，而是开放在旷野上风雨中的野花。

正因如此，我对西施和西施的生身之地，都有亲切之感。我的儿子的名字有一个萝，女儿的名字用了一个苕，竟然攀上乡亲了。

对于西施的命运，我一直哀其不幸。以色列救国，不足为训。西施虽比赛金花干净得多，我也认为不必大树特树。因而，我十分关心这个农家女子的归宿。传说，一是被越王勾践“沉五湖”；一是跟着范蠡到齐国经商，从吴王宠妃变成陶朱公的阔太太。这两种命运都令人非常伤感。被越王勾践弃如敝屣，或被范蠡藏娇金屋，都不过是玩物而已。

现在的浙江诸暨市，是西施故里。该市为发扬地区文化和开展旅游事业，建造了西施殿，鼓励当地作者创作有关西施题材的文艺作品。作家田渭法，首先写出了长篇小说《西施后传》。田渭法原是该市的一位内科医生，酷爱文学，努力写作，已有不少作品在本省及京沪两地的文学杂志发表。六年前，他来京参加笔会，和我结识。因此，他把这部长篇小说交给我看，请我作序。

田渭法同志在参加编纂史志的过程中，发现了西施的大量新资料。这些新资料有的是家谱，有的是民间传说记录，丰富多彩，曲折动人。他从这些丰富多彩的资料中受到感动和启发，决心为这位两三千年的本地姑奶奶写一部长篇小说。

西施和西施的命运 虽已是古代故事 但仍为今人关心，引起广大读者兴趣，就因为西施来自民间，属于民众。

1991年4月 田渭法

1

“西施美人！你——十二年来，你——委屈了！”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受尽屈辱。尔后他率兵一举荡平吴国城池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去见美人西施。十二年前，他为报仇复国，忍痛割爱，将越国的一个绝代佳丽——西施进献给吴王夫差，使出个名闻天下的“美人计”。然而，这十二年的岁月，狂风和雷暴，丝毫也未将他埋藏在心底的对西施美人的馋涎冲掉。他为这酸苦，为这念念不忘！因而越王见了美人之后，第一句话便充满着莫名的深情。

“西施不知大王驾到，有失恭迎，望大王恕罪！”西施脸罩纱巾，向战胜了吴王的越国之君道了个万福。

其实，像勾践卧薪尝胆一样，十二年来，在这座馆娃宫红楼，她艳丽的俏脸笑着陪同着吴王

夫差，与他渡过了一夜又一夜良宵，但那惨痛的心却哗哗地流淌着忧虑的鲜血。她多么希望越国的旗帜飘扬在姑苏的城池，多么希望早日见到自己的国君气宇轩昂地迎接她返回苕萝山故乡。现在这十二年，四千零八十天，终于熬出头了。前来迎接她的不正是东山再起得胜凯旋而显得雄赳赳的越国君王吗！

“大王，您，请坐，请坐！”十二年不见君王，像十二年不见她打柴浣纱的亲爹娘，西施激动得颤颤巍巍流下了热泪。

“我——不！我——不！”勾践的心也激动得不能自己。但他想见西施的心情却和西施见到他的不一样。“施美人，你，你过来……”耐不住重睹美人芳颜的渴望，顾不得一国之君和刚刚率兵得胜的威严，他忙命西施自己揭去脸上的面纱。他多么渴望细细一看这个被吴王夫差蹂躏了十二年的美人儿，眼下究竟是个什么模样！

西施不敢不从。她连忙擦了擦脸上的泪痕，惴惴不安地用两个手指揭下了脸上的纱巾。犹如一轮明月钻出云层，犹如一缕耀眼的阳光透过雨幕，勾践的眼前一片清新和明亮。啊，她，她，她十七岁被送来吴国，煎熬了十二个年头的风风雨雨，眼下已经年近三十，而那绝世风韵不但不减半分，相反比少女时更加丰满和妩

媚，绰约了。啊，那雪白柔嫩的脸像奶白的梨瓜一样拌得出水，那黑白分明水灵灵的眸子像珍珠一样释放着道道光泽，那两片厚薄适中的天然红唇像兵士一样护卫着两排崭齐的皓齿……好一个令人销魂摄魄的美人儿！

越王勾践盯着西施好长一会儿才猛省过来。他真的被这张盖世无双的娇容迷住了。一挥手，他斥退左右，整了整衣冠。他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又没有一点勇气去阻止自己，他已陷入到一种情不自禁的地步了。

一座空空荡荡的馆娃宫只剩下他和她。十二年的宿债今日才得以索取，十二年的殷殷期望和希冀今日才得以实现。他早已神飘魄飞，早已忘记了朝廷刚刚复苏后众多的国事，等不到合好馆娃宫的两扇血红的大门，他便迫不及待一把搂抱起了西施。

“大王，大王，我是，我是一介弱女，一个浣纱女子……您怎么……”

“你是一个美人！”勾践把她抱到床上，放下，嘴巴里流着檐水一样的口水，一面解着她胸前的衣钮，一面喘着余气赞叹着，“看，你的身材，多苗条，多白嫩，你像，你像天上的仙女，喂，你身上发出的气味，像兰花的清香，我，我耐不住啦……”他说着，两只粗糙的大手落在她

的胸上、身上抚摸着。

像触及到一堆细软的柔纱和洁白的棉絮，他只感到有一种莫名的满足和舒坦，他激动得流下滚滚的热泪。

“大王，”西施扭动着身子，挣扎着又哭泣着，“我是一介贫女，我企盼着越国凯旋胜利的今天，更企盼着范大夫来娶我。实说，我比不上君夫人能干，更比不上君夫人的美，我配不上再做宫廷贵妃……”

可是勾践哪里顾得上听这些话。她说的这一切都是枉费口舌。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冲动，使出了浑身的力量……

声名显赫的君王的身子已经死死地压在这个美人的身上。

几只小鸟栖息在馆娃宫的飞檐下。它们叽叽喳喳不停地聒噪着。阴沉沉的夜色来得早，没多久，那孤独、庄严的馆娃宫鲜明的轮廓就被吞噬于茫茫的夜色之中。雨，绵绵的雨悄无声息地筛着下来，屋宇四周，滴滴嗒嗒的檐水声活像一个受欺的少女低声凄惨的哭泣声。

越王勾践在馆娃宫一住三天三夜。

这三昼夜，是饥渴的发泄，这三昼夜，他得到了美人身上的一切也得到了一个可怜女人的酸泪。如果不是一国之君，他那入了迷的神志断然

不会清醒过来。

第四天早晨，两扇馆娃宫的朱红大门终于被打开。

门一开，这下可激怒了由卫士王七陪着的君夫人。她一见羞羞答答又不敢笑又不敢说话的西施姑娘，和那洋洋得意还沉醉在美色之中的丈夫，脸一阵青，一阵白，既气愤又难过。

哼，这个美女，却原来是一个骚货，竟把自己一直恩恩爱爱患难与共的丈夫给迷住了。嗨，我丈夫说是个能屈能伸能文善武的君王，却原来也是一个渡不过“美人关”的好色之徒！君夫人轻轻叹一口气，泪往肚子里下咽，她终于得出一个结论：千怪万怪，只怪西施姑娘这张好看的脸，这张脸是一把凌利的钩子，它钩去了勾践的灵魂，钩去了他堂堂的八尺之躯，也钩破了我君夫人这张堂而皇之的脸皮！

西施看出了君夫人一脸的愠色、满腔的妒火。她本也在忧虑难过。可是孱弱的她又有什么能力去抗拒一国君王对她的欢爱！她神情尴尬，感到无地自容。

幸亏这尴尬场面持续了没多久时光，越王和夫人坐上了文种大夫早已备好的马车。

……

夜，安寝宫灯火辉煌。那琳琅满目的珍贝宝

珠在灯光下映射出光怪陆离的色彩。勾践打着呵欠，伸着懒腰，现出一副欲睡的样子。他身边，越夫人噘着那张尖厉的嘴巴没好气地絮语着。

说着说着，越夫人耐不住了。

“大王，你是要国家还是要西施？今天，你无论如何要给我一句话！”

夫人的这句话像一把尖刀刺醒了入迷的越王勾践。现在，他的精力在那馆娃宫内三天三夜的卿卿我我之中耗尽了，代之而来的是兴国安邦的社稷大业和一件又一件列数不清的大事。他喝口安神茶，答道：“这——当然——要国家——”

“好，这样就好！”君夫人敛回来死死盯着他的目光，微微咧开赤赤的朱唇，露出两排洁白的利牙，“既然如此，你就快将西施交给我！”

“把西施姑娘交给你？”

越王在不禁为之一惊。他推想：把西施交给她？交给她作啥？这位颇能干也颇有心计的女人怕一发醋意什么事情都会干得出来，交给她一个人，不是交给她一条命吗？

“哈哈……”君夫人窥测到越王眉宇间那个明显的“川”字，故作镇静地一边笑着，又一边忙着为大王添斟安神茶，“大王，你知道我把施美人要我身边作啥？不就是叫她在我身边吟诗作画弹琴跳舞吗？要知道，十二年的宫廷生涯

已经结束，也快结束了她施美人顶顶美好的青春时光，她还能返回诸暨过得惯艰苦的田园农家生活吗？况且，我陪着你卧薪尝胆的十多年，心力全尽，病痞且悸，也极想在衣暖饭饱之余养养身子，静静心肺，享享天伦之乐，你说呢？”

“这倒也是，罢了！”勾践听了夫人如此这般，那戒心弃了大半。他又打个呵欠，伸伸懒腰，再也不愿说些什么解衣睡去了。

月亮徐徐地从东天升起。皎洁的月光透过轻柔的纱帘均匀地倾洒在室内。君夫人命丫环杨菁收拾茶具，暗暗地为自己的巧辩和心计高兴。熄灭灯火后，她纷乱的思绪又马上抬头。是的，假如西施美人一旦到她身边，怎样进行发落呢？又怎能人不知鬼不觉叫大王今生今世蒙在鼓里呢？

她想尽了各种除掉她的办法。用刀，先把施美人引至后花园赏花，不；用毒药砒霜，把它投在她吃的饭中、茶中，也不；那，或者强行地让她悬梁自尽，也不！她考虑过，干这些都会露出蛛丝马迹来的。

想着想着，身躯中忽然萌生出几丝良知和怜悯来。她想：越国有今天，勾践与我有今天，难道没有施美人一份巧施“美人计”的功劳吗？如果没有她的倾国倾城之貌和一颗热爱越地的心，勾践与我的十年生聚和卧薪尝胆怕是一句空话。

暖，如此的好人，如此的美人，怎忍心下毒手除掉她呢？啊，我太残忍啦！

那么，不害西施能不能达到我君夫人的目的呢？君夫人又继而想道：“我害西施的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王后的地位，而不让越王勾践着迷于她的美貌。如果西施美人一旦与人成婚不就收到了两全齐美的效果吗？对，救一个生灵升一级浮屠，杀一条性命少一个寿阶，我君夫人乐得做好事，乐得做一个让人欢心的红娘。

于是第二天早饭后，他匆匆梳理了一番，就匆匆地带着丫环杨菁来到范大夫的邸室。

范蠡是前一天从会稽、临安赶至姑苏的。他虽未目睹吴国灭亡之时越国兄弟们弹冠相庆的欣喜场面，却从那后方获得了一个又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范大夫，这下，你与施美人可结鸾凤之好啦！”人们高兴地逗着他。

一想起西施姑娘，范大夫的心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相隔十二年的情人又可以相会啦！

“施姑娘，施美人……”他不断絮语着，那马车的巨轮飞也似的隆隆转动着，转动着……

实说，来到姑苏城，他的第一件事是想见到情人西施。十二年的风雨吹打着十二年的相思，四千零八十个日日夜夜写就了一本凄凄惨惨的情

书。可喜的是刚要奔赴馆娃宫，就迎来了君夫人催他和西施美人完婚的美事。

“多谢，多谢君夫人相助！”他喜不胜喜，含着滚滚热泪送走了“为人厚道”的夫人，就情切切、心急急地直奔馆娃宫。

.....

壮丽而雄伟的馆娃宫半掩着大门。迷离而流动着的浓雾像一匹巨大的白纱紧紧地围绕着宫外紫红色的四壁。范蠡快步而入，刚想跨进门去，却冷不防被人拉住了手臂。

他猛地扭回头，只见门旁伫立着两位身穿官甲的卫士，仔细一看，是越王勾践的贴身校尉宣炯和项宁。

“你们在这干吗？”范大夫有点摸不着头脑。

宣校尉笑笑，有点答非所问：“范大夫，你要进去干啥？”

“我，我拜访西施姑娘！”范蠡干脆利落。

但话音一落，机敏的他忽觉到两位校尉在戏弄人。在越国，在整个越国王宫内，哪一个不晓得施美人是范大夫的情人？哪一个不知他们曾经相互赠送过订婚的爱礼？而现在，“美人计”胜利，大功告成，想必“物归原主”，西施该返回到范蠡大夫的怀中，可这……但求见情人心切，

范大夫还是耐着心有礼有貌地施礼求助，“咱，十二年没见，十二年啦，我，我心里可想着她！”

宣炯、项宁见他脸上浮起了羞涩的红晕，忽然耷拉下头来。两人你瞧我，我看你，流露出一种无法启齿的难意。

宣炯上前一步，向范大夫施礼道：“不瞒范大夫，今天叫我和项宁兄弟守卫在此的，不是别人，正是国君越王！”

“是大王叫你们把守在此？”范大夫睁大双眼，一阵疑惑。

项宁解释道：“范大夫，大王有令，馆娃宫内任何人不得进入，当然，也包括你范大夫！”

范大夫不禁抬头愕然。“我也进不得？”这个白日的惊雷打得他四肢颤抖，全身筛糠，他的心胸涌动着气愤欲炸的烈焰。他忿忿想道：“这个越君勾践，果然会落得像我所料的一样，只能与他同打江山，共受甘苦，却不能在东山再起之时同享荣华，共受富贵。你看今日，我欲求情人一面却难于登天，他，他太自私骄横啦！”

想到这里，他的心被压上了一块巨石。他一阵眩晕，急忙扶住大门。

“范大夫，你，万望你理解，不是我们不让你进去，而是……”

“我不怪罪你们，我晓得你们的难处。”他说着，不断地拍打着自己的头颅，委屈的泪水潺潺而下，那悲伤的心中跌落了勾践大王这个升腾着的太阳。

君夫人起初并不知晓范蠡大夫去馆娃宫受阻的遭遇，而当她全盘得悉情由后，她的震惊并不比去馆娃宫求爱的范蠡小。她叹着冷气，郁闷地想道：“范蠡得不到西施美人，就是因为丈夫勾践要占有她。而丈夫一旦得到了西施，就会抛弃貌不惊人的自己。到那个时候，我不是王后而是一介贫女，不是一个受人敬爱的贵人，而是一个低三下四没人看又没人理的可怜虫！”

怎么办呢？诸暨人有句名谚叫“田鸡要性命，蛇要肚饱”，君夫人断然想道，趁自己还有权力的时候，我只有扮演蛇的角色，去扫平自己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她同时知道，要吃掉这只“田鸡”，已经是逼在眉睫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主意已定。为不露破绽，越夫人故意进谏大王，把整日整夜护守在馆娃宫的宣烜、项宁撤了回来。

2

深夜。馆娃宫的大门被“咚咚”地敲响。

西施从睡梦中惊醒。她忙不迭地披衣点灯，忙不迭地从红楼上急急下来。

西施开开门，一见是越夫人的丫环杨菁，忙问：“菁姐，深更半夜的急匆匆敲门，有甚么要事？”

杨菁凌乱着头发，气喘吁吁地把门关上。她双膝一跪，欲说又止，嘴角一歪，竟未诉先哭了起来。

“怎么啦？”西施美人睁着双机警的大眼奇怪了，“菁姐，你，你说呀！”

“施姑娘，”杨菁在昏暗的光芒中抹拭着脸上的眼泪，泣不成声地诉说起来，“今晚，我听得越夫人与人在密谋……明天，她要你陪她游湖……”因为心切，她有点语无伦次了。

睡眼惺忪的施美人一切都蒙在鼓里。她急忙扶起杨菁，疑疑惑惑地问道：“我是大越子女，越夫人所求，什么都该应允，何妨是陪她游湖散